

沉迷在尘世天堂里的感性细节

水月风花 鼓浪屿

文 / 任中亚
图 / Air



机械工业出版社
China Machine Press

最全面、最细致、最深入地描绘鼓浪屿，唯美的画面、感性的文字，从建筑、人物到小吃、历史，将您带入一个独特的世界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市展达律师事务所

本书版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04-3682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水月风花·鼓浪屿/任中亚著，Air图．—北京：机械工业出版社，2005.4

ISBN 7-111-16179-3

I. 水… II. ①任… ②A… III. 区（城市）—概况—厦门市
IV. K925.7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16895号

机械工业出版社（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 100037）

责任编辑：季 阳 版式设计：Air

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200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880mm×1230mm 1/32·6.5（彩插3.5印张）印张 插页1页

定价：28.00元

凡购本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本社发行部调换

本社购书热线：(010) 6832629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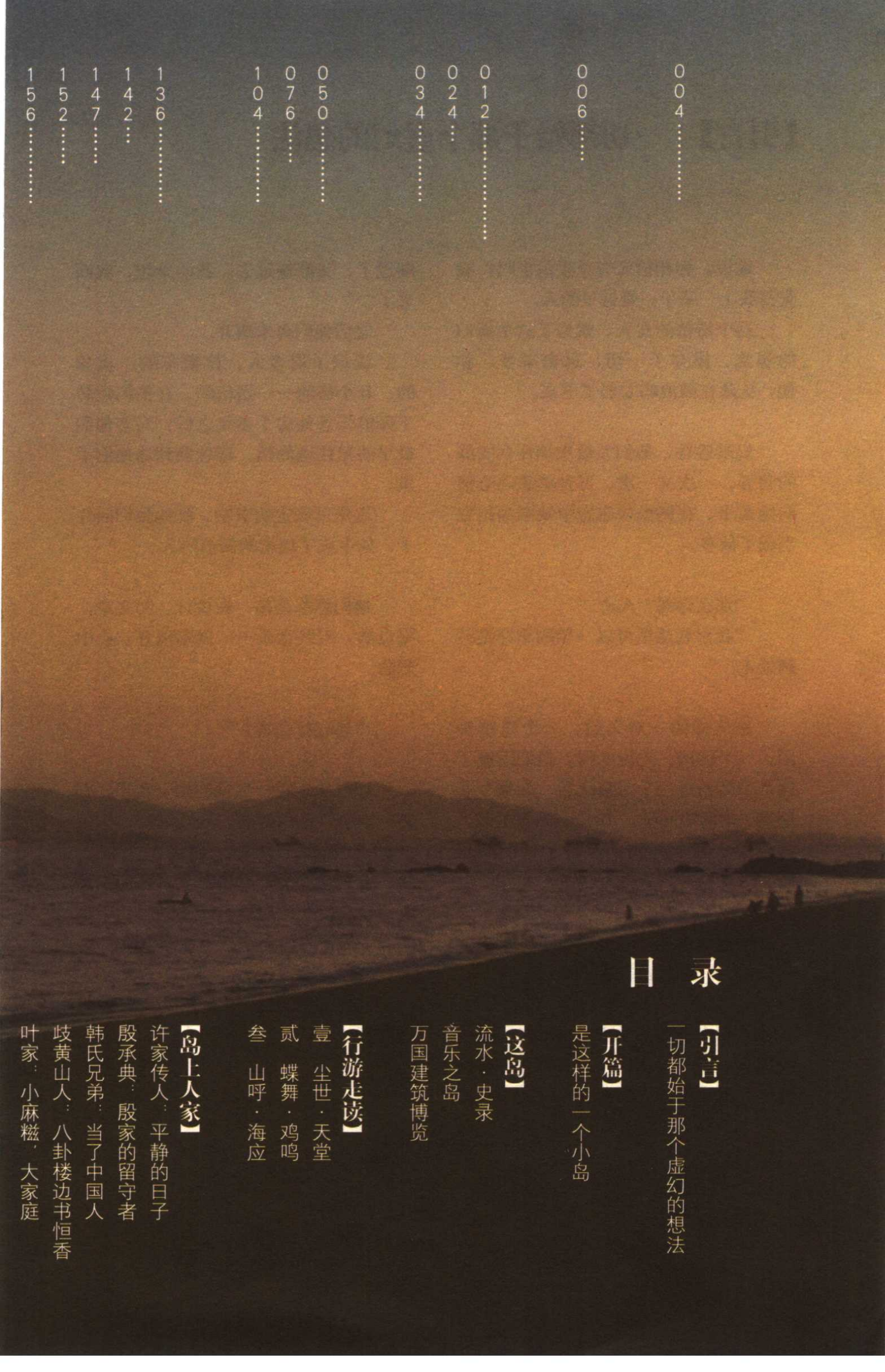
投稿热线：(010) 88379007

水月风花 鼓浪屿

文/任中亚 图/△△



机械工业出版社
China Machine Press



0 0 4 : : : : : .

0 0 6 : : : : .

0 1 2 : : : : : .

0 2 4 : : .

0 3 4 : : : : : .

0 5 0 : : : : : .

0 7 6 : : : .

1 0 4 : : : : : .

1 3 6 : : : : : .

1 4 2 : : .

1 4 7 : : : .

1 5 2 : : : .

1 5 6 : : : : : .

目 录

【引言】

一切都始于那个虚幻的想法

【开篇】

是这样的一个小岛

【这岛】

流水·史录

音乐之岛

万国建筑博览

【行游走读】

壹 尘世·天堂

贰 蝶舞·鸡鸣

叁 山呼·海应

【岛上人家】

许家传人：平静的日子

殷承典：殷家的留守者

韩氏兄弟：当了中国人

歧黄山人：八卦楼边书恒香

叶家：小麻糍，大家庭

1 6 0 : : :

1 6 4 : : : : : :

1 6 7 : : :

1 6 9 : : : : : :

1 7 2 : :

1 7 6 : : :

1 8 0 : :

1 8 3 : : : : : :

1 8 6 : : :

1 8 8 : : :

1 9 4 : : :

1 9 7 : : : : : :

1 9 8 : :

2 0 0 : : :

2 0 2 : : : : : :

2 0 4 : : :

2 0 7 : : : : : :

舒婷 当潮水退去……

小侯 小侯和他的老乡亲们

翥翥 自由自在的小岛民

Dulac & Chui 静静的夜百合

代明 草帽、墨镜、吉他

【岛生活】

过一天岛生活

过一周岛生活

过一个月岛生活

过一年岛生活

过一辈子岛生活

【资讯】

住宿

公共资讯

风景点

小吃

休闲/购物

小贴士

【后记】

明媚而温暖……

【引言】 一切都始于那个虚幻的想法

她说：你相信人有今生前世吗？我觉得我上一辈子，是这里的人。

这个矫情的女人，就为了这个虚幻的想法，抛弃了一切，远离家乡，和他，从此在鼓浪屿安居了下来。

晨晨昏昏，他们无数次徜徉在安静的巷弄，一次又一次，那种熟悉的心情向她袭来，在惆怅与迷恋中她渐渐把它当成了故乡。

“那么你呢？Air？”

“我喜欢这里可以一年四季穿拖鞋到处走！”

是这样的一对夫妇，一个建筑神话，一个解构。无论如何，他们踏遍了这个小岛的每一个角落之后，在那个书摆满一地的房间里，AirCouple诞生了，这个小小的个人网站收进了他们的生活，以及关于鼓浪屿的点滴。

短暂的离开，在厦门有了一个小小的公司，一年之后，搬了回来。

“那个夜里，在那个回廊，Air已经睡了，我一人坐着，月光掠动着树枝，有风吹过，一个夜行人的脚步声渐

渐近了，又渐渐远去。我心里想，我回来了。”

之后他们再未离开。

认识了很多，拉板车的、卖菜的、开小店的……送信的。在他们辗转于鼓浪屿各处房子多年之后，写着他们最早的租住地的信，还总能到达他们手里。

这是可确定的事情。犹如他们的儿子，如今成了地道的鼓浪屿人。

他们悠悠荡荡，做设计，写文章，喝点酒，听些音乐……偶尔离开，心中想念。

“还有什么呢？”

还有什么呢？当他们带上儿子，在各个季节，不同时辰，陆陆续续，拍下它的老房子、夕阳、巷弄、人群、猫……当这些照片日积月累，他们叹息不能将鸟的鸣叫也摄入镜头的时候，她的关于鼓浪屿的文字，也逐渐完成。

于是，有了www.onislet.com。

有了这本书。《水月风花·鼓浪屿》。



纪念 ● 鼓浪屿的日子

日子就这么流逝了，一点点，或是一片片，你在意时就是沙漏，慢慢地流，偶尔一疏忽，就是破堤的水了……

【开篇】 是这样的一个小岛

是这样的一个小岛，如果你对它一无所知，打动你的除了那蓝天碧海以及无车马喧嚣的安宁，再无其他。或许你还会抱怨如今空气再不那么清新，沿街的叫卖太扰耳。可是，如果你避开人群，拐入那些僻静的巷弄，听那隐约的琴声，或者干脆，转入一条上山的小路，在那些破败的院落前忡怔着，终于神思恍惚起来的时候，鼓浪屿的真正魅力，才会逐次向你展开。——在那一刻你渴望触接它，渴望深入它犹如它与你的前生有着奇异的渊源。

是的，鼓浪屿的魅力源自于它悠久的历史。或许可以说，是19世纪中叶（鸦片战争之后）至20世纪中叶（抗日战争之前）这百年间呈现出来的繁华与传奇，使鼓浪屿远离了平庸。想想看，那么一个

▼ 20世纪30年代初的龙头码头。从厦门乘舢板摆渡过来的贵妇、小姐坐着轿子上岸。*





▲ 1844年，第一座洋楼——英国领事馆在这个小岛上建成，此后各国领事、商人、传教士以及众多富商巨贾和海外华侨争相在此建房。

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资料显示，在鼓浪屿兴建的楼房达1014幢。这些建筑糅合了古今中外最具特色的建筑风格。

1.78平方公里的小岛，居然英、法、美、日、西班牙、荷兰、丹麦、葡萄牙、奥地利、瑞典、挪威、比利时等国先后设了领事馆。小小的岛上汇聚着带有浓郁故土气息的建筑，以及操着各国口音的人，这些人，不仅有领事馆官员，还有水手、传教士、医生……看看这个数字：1847年，20多人；1890年，100多人；1909年，250多人……

这些建筑和这些人（如果暂且不谈鼓浪屿曾经蒙受的屈辱），使得鼓浪屿，这个一向以渔耕生活为主的乡风淳朴的小岛，开始荡漾起西方的“风”——一些头脑灵活的人，开始做起了洋人的职员：翻译、秘书、会计、打字员，也尝了洋酒，也跳起了舞，他们的孩子，在传教士办的学校里，知道了上帝的名字，学会了除了说世代代的语言之外的另一种语言，穿起了从未穿过的西装、短裙……是的，在这个小小的岛上，在当年的番薯地上，也辟了草坪，也有了足球这样新奇的玩意儿。“中国孩子的鞋子往往飞得比球还高。因为他们的鞋子不像我们是用带子绑着的。”当年（19世纪90年代末）写这个报告的洋老师，一定也是怀着一种新奇的心情吧。

而鼓浪屿周边那些穷苦人家的孩子，那些告别爹娘，远渡重洋去谋生的孩子，终于历经艰苦发了财的，回

来了，在鼓浪屿造起别墅来，将他们的梦想和得意托付给了房子的边边角角。他们的孩子，承了父辈的荫蒙，同鼓浪屿的世家子弟一样，成了鼓浪屿优雅与洋派的代表。彼此往来的热闹中，也演出了轻喜剧，夹杂着悲情剧。不妨在一口废弃的枯井前伫立，遥思当年那个为了爱情投井的女子，曾经如何在青藤密绕的亭子里，痴痴等候她钟爱的人。

鼓浪屿还有一类人。那就是当年那些被通缉的没被通缉的“强盗”“土匪”……他们弄够了钱，干脆在鼓浪屿买房置地，做起逍遥王来。自然，他们荷枪实弹，也有保镖也有卫士，他们的房子，楼梯直直，据说就是为着逃亡方便。却在不逃亡的日子里，惹出诸多事端来。

另有一些事端，是关于洋人的，还有一些争端，是穷家帮派之间的……

所以那时候的鼓浪屿，既是家园，也是乐园，更充满了颇具惊险色彩的缭乱故事。你看百货商店、布店、药房、钟表店、理发店、照相馆和食杂店，样样齐全，又有电影院、图书馆、学校——当年的怀德幼稚园，还是全国最早创立的幼儿园。还有什么“黑猫”“大都会”舞厅，还有赌场、烟馆、妓院、酒楼……教堂、寺庙、怜儿堂……还办了报纸……这样的一个不到小半天就能绕个圈的小岛，有着如此丰富的内容和生活。

说说交通工具吧。

20世纪20年代前后，鼓浪屿救世医院院长郁约翰进口了一辆摩托车自用；该院医生黄大弼则骑马往来；菽庄花园主人林尔嘉有私人马车，雇了专职车夫，自备或出租的轿子，则为个人日常工作交通工具或医生、病人、产妇一时之用，还有专门为婚嫁人家准备的轿子……

却终于，一切如过眼云烟，一切，物是人非了。洋人走了，而当年那些传奇的主人——当年，这么个小小的岛，居然令如此多的富商名流流连：林尔嘉、黄奕住、林文庆、李清泉、杨忠权、许春草、林鹤寿、黄仲训——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他们的后代，如今遍布世界

各地，只有其中几个，守在了他们祖先留下来的房子里——很多房子被拆的拆，毁的毁，另一些，封了回廊，一房几户乃至几十户的，挤进各异人家，可是他们身上，已经褪去了他们祖先的荣光，成了一个普通平凡的人。

是哪一天，你走进他们的家，徜徉在紫檀木家具之间，把玩那精巧细致的雕花，然后，你闻到浓郁的香，你看到他端过来一杯咖啡，然后，你的目光落到那质地纯良的钢琴上，他说：“这是我太太年轻时弹的钢琴”，你会感觉到，旧日时光，在这里，得到了延续，微弱的。

所以鼓浪屿是用来怀旧的，用来冥想的，用来，你在那些安静的，花也、树也开得繁茂的巷弄和院落里，用来对抗今日的嘈杂的，也用来对抗鼓浪屿自己日渐的嘈杂——经历过那样的繁华之后，鼓浪屿也显露出了令人痛惜的平庸来。这平庸是人的平庸，也是时代的平庸。现在的鼓浪屿是封锁起来用来展览，用来赚钱的，原本她是一个有身份的、骄傲的大家闺秀，现在开始了涂脂抹粉，搔首弄姿。

幸而她曾经有那样的家底，举手投足间，不经意处，到底暴露了她的过去——一个历经沧桑的女人，比一个单纯的女人更动人？

▼ 黄家渡码头系20世纪20年代越南华侨黄仲训所建，现在是鼓浪屿唯一的生活用品码头。





【这岛】

流水·史录

音乐之岛

万国建筑博览



▲ 鼓浪屿与厦门之间隔着七八百米宽的厦鼓海峡。*

流水·史录

我以这种方式串起遗落在历史长河中的珠贝：

传说，南宋末代皇帝赵昺逃出临安辗转经过鼓浪屿港仔后附近海域时，突然风浪大作，赵昺急中猛记起“黄金镇邪”的说法，便解下金腰带投入海中，瞬时浪平波静。民间称为“金带水”。

宋末元初，一群李姓渔民来到鼓浪屿，建起一个半渔半耕的村落，名叫“李厝澳”，因为“李”与“里”同音，厦门方言里的“里”与“内”在作方位名词时又同音同义，后来“李厝澳”就演变为“内厝澳”了。这便是鼓浪屿最早的居民。

后来，又来了黄姓人家。

那时，这个岛叫“圆沙洲”，又叫“圆洲仔”，因为它的轮廓接近圆型，又因为四周沙坡环抱。

后来改名“鼓浪屿”，得自一块中有洞穴的大礁石：涨潮时因受海浪冲击，便会发出如鼓的声音。

元代，鼓浪屿开始填海造路，以前龙头路的街心公园前便是海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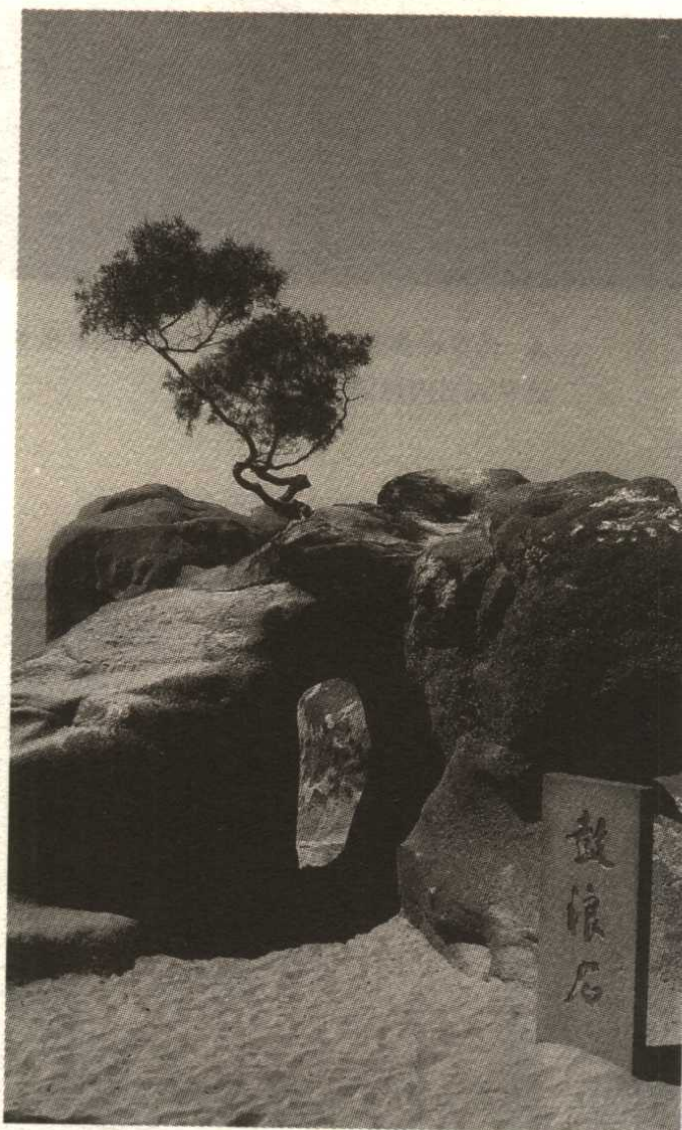
明朝，郑成功将鼓浪屿做了根据地，操练水兵，驱逐荷兰侵略者，收复台湾，从此鼓浪屿上有了文人雅客——一群追随他的，伤怀忧世的文人，徐孚远、张苍水、陈士京……陈士京更在鼓浪屿筑“鹿石山房”隐居，死后骨埋此地。

那时，鼓浪屿也是倭寇、海盗的盘据之地，岛上居民曾经因此被迫迁往内陆。郑成功东渡台湾之后，返回鼓浪屿的居民又在清政府逼迫下，“举家逃窜，庐舍为虚，桑田成海20余载”。

那时候，黄家的人丁和势力，已经远远超过了李家。又有来自同安的洪家，人丁甚众。鼓浪屿因此有了“黄家洪海”之称。嗣后，又从晋江、安海、龙岩等处来了叶家、陈家诸等。

“贾客风樯争倚岸，渔家灯火远连天”，鼓浪屿渐渐热闹繁华起来。清乾隆年间有诗人洪和长题诗赞道：“锦绣烟花自一洲，无边风景似杭州”。

有了各种小贩：凌晨，有卖油条、豆花、豆奶，碗糕米果、满煎糕、炸枣、豆包仔米果，面包、鸡蛋的……日里，有卖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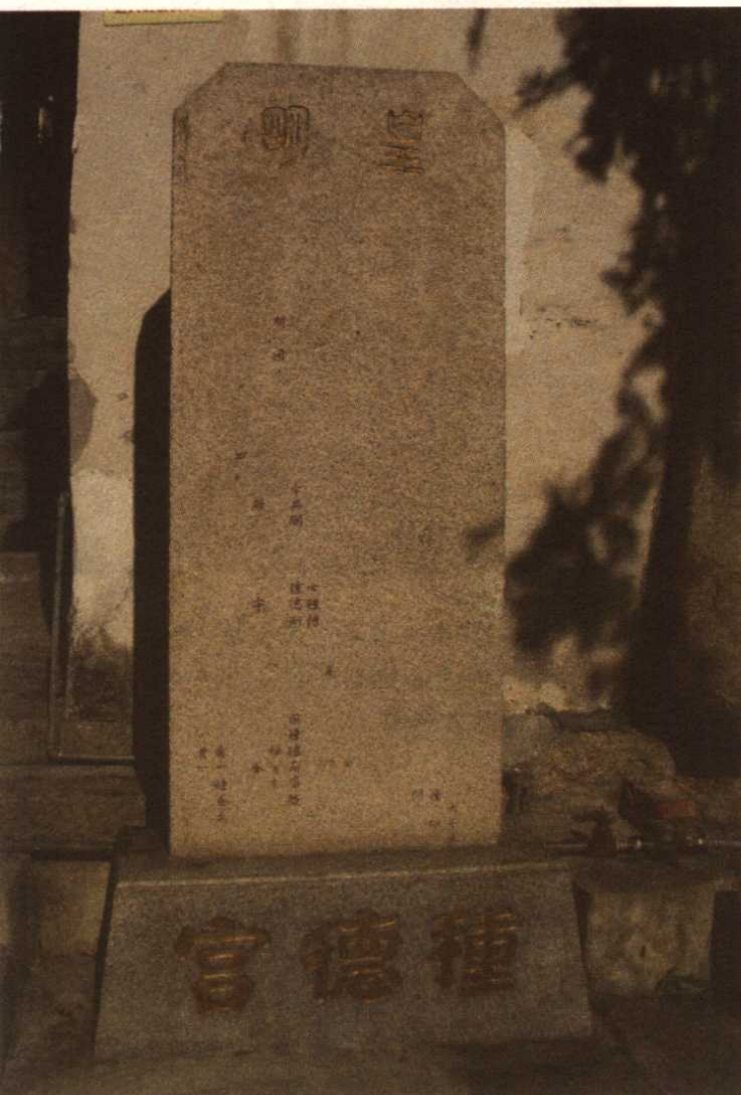


▲ 鼓浪屿的名称由此而来。据考证，鼓浪石是1.08亿年前的中粒花岗岩经历漫长岁月的海水冲蚀逐渐形成。



▲ 现在许多建筑上仍留有鼓浪屿旧时的痕迹。这是以前内厝澳的合顺米店。

▼ 内厝澳种德宫残缺不全的碑刻。



碗、箊篱、竹刷、烘炉扇……也有补鼎补锅补面桶的……深夜，自有烧肉粽、芋包、鱼丸汤、扁食汤的……

这些小贩们：吹角螺——卖肉，吹唢呐——卖咸酸甜（卖蜜钱），摇拨浪鼓——卖针头线脑。

开了百货商店、布店、药房、钟表店、理发店、照相馆和食杂店……甚至在那些偏僻的小巷，也开起了夫妻店。——据说“再会咖啡室”的老板娘很胖，大家都称她为“再会”，小孩戏称这条巷中的圆凹是“再会”经过时挤成的，故称“再会巷”。

路旁挂煤油路灯。

结帮派，立会社：同安竹篙和惠安扁担、晋南菜刀、上海剪刀、福州剪刀……求的是同宗同姓有个照应，又有来自惠安的码头工人和双桨工人，形成了自己的宗族社团。

识字的人不多，丢了东西，走失了人，便有人提着铜锣，走几步，停一停，扬声高喊：“街边头尾众大家啊，有人拾到一个查某（女）孩子无？姓陈名要治，今年七岁，绑头鬃尾（辫子），身穿花仔衫，脚穿红裤，据说的（提供线索）赏二元，拾到的赏五元……”

有一天，那个拥有99艘大帆船的

黄肥怀，从温州请了保生大帝来。代替了关公，那殿叫作兴贤宫。请来专业剧团，在他面前演起戏来：正月十五“八仙为王母祝寿”；五月初五“吊屈原溺水”；七月初七“牛郎织女”；八月十五“状元拜塔”……又为他过生日：每年旧历三月十五，演完戏，又化装踩街，彩旗、梁伞、大鼓吹乐队、马阵吹打阵，踏水车、纺纱女、牧童骑水牛，公背婆，童子拜观音……踏跷队跟随，真是热闹纷扰，人神共乐。

又有瑞咾庵、日光岩寺、种德宫。

日光岩寺明代称“莲花庵”，供奉观音菩萨。后改成日光岩寺，因寺筑于日光岩，旭日东升，日光即照于寺中而得名。经过历代扩建之后，现在形成颇具规模的寺庙，1936年5月～1937年1月，弘一大师曾在此闭关清修，并在寺中宣讲《净土法门大意》。

来了另一个神，从西方。

美国归正教会牧师雅裨理 (David Abeel) 于1841年8月，协同美国

▼ 基督教徒在鼓浪屿福音堂举行婚礼。*

